

張恨水
全集

落霞孤鶩



● 长篇小说 ● 第十八卷 ●

張恨水
全集

落霞孤鶩



01010435469X 郑州大学图书馆



QA259/02

(晋)新登字2号

落霞孤鹜

张恨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0.75 字数: 230千字

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

ISBN 7-5378-0763-9

I·741 定价: 平装7.50元
精装9.80元

自序

吾人作事，理知常有与感情冲突之日，而一涉儿女私情，尤所不免。当此时，苟非圣贤，恒踌躇无以救其穷，能决其趋向者，私人之利害而已。然即此利害趋避，人亦多取快于一时，而忘其将来，弥缝不善，终于身败名裂者，盖比比是。故求人难，求完人难，求明于利害之人，亦无不难也。

或问如何可谓之可人？则吾书所举数主角，庶几近之。至其结果不同，则由于各人之个性者半，由于各人之环境者亦半。有甲乙二人于此，甲逞才，乙藏拙，甲贪功，乙守成，甲投机，乙率真，则成败之分，自乙多而甲少。然有人明知才不可逞，而环境逼之不能不逞；功不可贪，而环境诱之不能不贪；机不可投，而环境逆之不能不投，盖利害当前，即可几亦无从别辨之矣。此老子所谓，造化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者也，岂仅社会之罪恶而已哉！吾于是乎作《落霞孤鹜》。

二十年五月十日张恨水序于旧都。

目 录

自 序	1
-----------	---

第 一 回	雪巷遗金解囊感过客	妆台调粉对镜惜华年	1
第 二 回	濯帕心深情人劳素手	追踪路渺戏雪献蛮靴	10
第 三 回	忍泪受淫威鸡群独活	叩阍施急救虎口亲援	18
第 四 回	难报美人恩驰怀远道	欲烦青鸟使托意微资	26
第 五 回	折柬储愁无缘劳鲍叔	挑灯温梦何计托朱家	34
第 六 回	银饼学梭投狂奴折齿	鸩胶和蜜饮少女轻生	43
第 七 回	坠泪登车叹无家可别	倾心握手早有梦相亲	52
第 八 回	夜话缠绵可怜儿女意	深居寂寞无奈管弦声	61
第 九 回	索骥一仇人尚追囚凤	牵丝三月老故献藏珠	71
第 十 回	艳影重窥姻缘原是巧	灵犀暗合姓氏却疑同	81
第 十 一 回	所举非人叨叨空弄舌	相知者我脉脉已倾心	90
第 十 二 回	钿盒朝供求凰配犬子	铁窗昼闭入狱避狮威	99
第 十 三 回	听雨度凉宵怀人不寐	破门突火阵救友忘危	109
第 十 四 回	鸳誓背人移酬恩割爱	鸾书当面押饮恨订婚	118
第 十 五 回	喜信飞来放怀探旧雨	佳期空到抚影泣新人	127
第 十 六 回	握手动幽情绿窗低诉	登堂飞喜色红烛高烧	137
第 十 七 回	震鹭齐飞香车迎义友	薰莸同器蓬屋纳佳人	145
第 十 八 回	酌茗约清谈良宵缓度	拈花作微笑好梦将圆	154
第 十 九 回	闹市见情俦停车道故	寒家惊贵客割臂传神	163
第 二 十 回	曲访深居登堂疑独见	突惊绝艳纳币祝重来	173

落 霞 孤 鶩

- 第二十一回 意外殊荣武冠许拙匠 当前奇耻钓饵囿新人 182
- 第二十二回 反翻思潮含羞遣翠袖 牺牲色相强笑入朱门 191
- 第二十三回 踌躇夜深归灯前低问 踟蹰路半约席上轻谈 201
- 第二十四回 曲院逐芳姿暗偷罗帕 酒楼订后约亲送归车 211
- 第二十五回 忿语激良人含机失笑 忘情款爱友把茗移情 221
- 第二十六回 共感飘零美称白玫瑰 都忘廉耻微讽野鸳鸯 231
- 第二十七回 情所未堪袂被辞家去 事非无意题笺续句来 240
- 第二十八回 锦字倚斜暗藏心上语 眼波流动频负局中棋 250
- 第二十九回 小会名园幽林藏密影 穷居客馆深夜落啼痕 260
- 第三十回 进退两无因徘徊践约 笑啼都不是委屈承欢 270
- 第三十一回 衣履隔夫妻突沾恶疾 闺房来姊妹渐布疑云 279
- 第三十二回 入暮兴谣暗疑不速客 挥毫明志立写绝交书 288
- 第三十三回 一纸露真情惊心坠地 双珠志别恨割席还家 298
- 第三十四回 引类过倡门邪言共诱 探踪到寒舍热泪同倾 308
- 第三十五回 朋友互欺当场来间谍 翁姑同拜舍命作情俘 318
- 第三十六回 百日困魔城怕看满月 一联留血泪惨失飞鸿 328

第一回 雪巷遗金解囊感过客 妆台调粉对镜惜华年

这是一个冬天的早晨。天气阴黯黯的，天上不见太阳，也不见云彩，只是雾沉沉的。旧京的东城，离城墙不远，有一条冷静的胡同，空荡荡的，家家都关闭着门户。似乎这胡同里的居民，都象这天气一样，萎靡不振。胡同尽头，有个成衣铺，铺外挑出一块布市招，在空气中微微摆动着，这可以知道有点风了。在这风里头，忽然撒鹅毛片似的，撒上一阵大雪。地面上立刻铺上了一层薄的白毡。这雪片落在地下，不曾有人踏破，整整的一片白色，非常之好看。全胡同里，一点声息没有，两边人家墙里头，杈杈桎桎的树枝，各伸出来，互相的望着。这雪一阵一阵涌了下来，向瓦上树上盖掩着，仿佛这树上也有点瑟瑟之声，如春蚕吃桑叶似的，然而这越显得这胡同是寂静的了。

许久许久，轰的一声，有一处人家把大门开了，接上大门闪动，自摇着门环响，这才打破了这胡同的沉寂。那大门楼下，跟着走出一个女孩子来，看那样子，也不过十六岁上下，虽然是大雪的天气，她身上还只穿了一件极薄的灰布棉袄，袖子短短的，露着两截光胳膊在外。那胳膊溜圆，倒显出筋肉的美，只是也不白，也不黄，冻得变成红色了。她那童化式的短发，不曾梳光，蓬松着满头，前面的头发，一直罩到眉际。不过虽是这样，她那鹅蛋脸儿，在憔悴的当中，终于还带了三分秀气。她右肘上背了一个小菜篮子，倒插了

一把秤，稀梭稀梭，一步一步踏着地上的干雪，向胡同口外走来。她身上没有插兜，两只手便插在短袄子衣襟底下取暖。她大概是冷得很厉害，只看她鼻子里呼吸出来的气，一阵一阵如水蒸汽一般，知道空气严寒，她体温抵抗的程度了。她尽管这样低头走着，忽然停住了脚，想起了一件什么事。一想之下，立刻两手浑身摸索一阵，一面摸索，一面回转身来，低头向雪地里寻找。

在她这样寻找的时候，旁边小胡同里，正好走出来一个短衣的汉子。那人行走极快，向胡同中间一步抢过来，弯着腰在雪地上拣了一样什么东西，起身便走。这女孩子看见，连忙大声喊道：“那位先生，那是我买菜的钱，你不要拿去。你作好事，不要拣了去，拣去了，我没有钱买菜，我就不能回家了。”那个汉子回头看了一下，向前跑得更凶，立刻就不见了。这位小姑娘眼望追赶不上，站在雪地里发愣。一步动不得，那鹅毛片子似的雪花，没头没脸向她身上乱盖。她却丝毫也不觉到，只是手挽了一个小菜篮，呆呆的站着。这时，她身边来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少年，他穿了件西服大衣，将领子高高竖起，将脸遮了大半边。腋下夹了一个破旧的皮包，两手插在大衣袋里，人缩成一团，在雪地里低了头只管向前走。他走过了这女孩子面前，有点奇怪，怎么这大雪，站在胡同中间不动？原先还不十分注意，走过了几步，再回头一看，见那女孩子还是不动。这样一来，不由得他不注意了。便回转身来，遥遥对她看了一眼，便问道：“喂！这位姑娘，你怎么了？”那女孩子望了他一望，似乎恢复了知觉，对他摇了一摇头，意思是叫他不要过问。那少年道：“姑娘，你是迷了方向呢？还是受了冻？”她依然摇了一摇

头，不肯说出来。这少年倒为难了，置之不问吧？已经是和她说说话了。要问出一个底细来吧？然而她总是不肯说。正自犹豫着，旁边小门里，出来一个老妇人，身上倒穿得整齐，也挽了一个菜篮子，先呀了一声道：“落霞大妹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那少年倒奇怪，这样一个寒酸的女孩子，倒却有如此漂亮的一个名字，这是什么人呢？那落霞这才开口，就走近一步，迎着那老妇道：“冯家姥姥，你瞧，我今天倒霉极了。一出大门，把一块五毛钱的菜钱丢了。丢了倒也算了，我亲眼看见一个人拣着跑了。”那老妇听说，两道眼光，不由得就向那少年身上射了过来。少年笑道：“姑娘，你总认得那人，不是我拣了吧？”落霞道：“先生，我没有说你呀。”冯姥姥道：“大妹子，你丢了钱怎么办？回家去不挨打吗？”落霞道：“挨打？那是好了我了，恐怕还要在雪地里罚跪呢！姥姥，你修修德，送我回去一趟，给我们太太讲个情，别说钱是丢的，就说有人在我手上抢去的得了！”她说这话，两眼望了人家，一汪眼泪，几乎要掉了下来。冯姥姥道：“送你回去也不要紧，但是这个时候，你们老爷太太，不见得都起来吧？若是他们没有起来就去说情，把他们吵起来了，更是替你加上一分子罪，那又何必呢？”她想这话是对了，站着说不出话来。冯姥姥道：“我是极愿帮你的忙，可是我真拿不起那一块五毛钱；要不，我真给你垫上，免得你今天回家去受罪。”落霞道：“我昨天揍了两个茶杯，一顿打还记在帐上呢。今天再丢了这些钱，我真别想活着了。我也不回家了，我想法子逃命去了。”冯姥姥道：“小姑娘，别瞎说话！你要逃命，往哪里逃？”那少年夹了一个旧皮包，依然站在雪地里呆望着，见她俩人说了这久的

话，依然没有结果，就对那老妇道：“老太太，我要多一句话，若是有了块五毛钱，这姑娘就没有事了吗？”那冯姥姥道：“那自然。要不，先生你借给我一块五毛，你告诉我府上在哪里，明天我儿子发下工钱来了，我让他送到府上去。”那少年道：“这样一个小忙，我还算帮得起，也用不着谈什么借不借，还不还。”说时，在身上掏出一卷票子，也有钞票，也有铜元票，胡乱卷在一处的。他掏了出来，数了一元五角，交给老妇手上，笑道：“二位这可不用为难了。”冯姥姥接着钱，不觉打了一个趔，口里连声道谢。一回头，见落霞还是呆望着，便道：“大妹子，你也谢谢人家，别发愣啦！”落霞这才和那少年微鞠着躬，道了一声谢。那少年只说一声，很小的事，也就转身走了。冯姥姥将钱交给落霞道：“你造化！遇到这位……哟！你瞧，我们一对糊涂虫，萍水相逢，要人帮了忙，怎样连人家高姓大名，都不问上一声，这真有些说不过去了。”落霞道：“不要紧，这个人，常走这里过的，我碰见过他多次，下次遇见了他，我请教他就是了。”冯姥姥道：“下次知道碰得着碰不着。就是碰得着，也要今天问人家才合理。”落霞道：“机会反正是错过了，悔也来不及，现在我们一块儿上菜市去吧。”冯姥姥空抱怨了一阵子，没有法子补救，也就算了。

一个钟头以后，落霞和冯姥姥由菜市上买了菜回来，那胡同里的雪已是落有好几寸厚，刚才自己站着发呆的地方，剩下的脚印，让过路的，踏成了一遍，又薄薄的盖上一层雪了。冯姥姥到了家门口，叮嘱道：“好好回去作事吧，可别把这话说出来。说出来之后，你更有一顿重打，我还要招怪呢。”落霞道：“你老人家放心，我哪有那样不懂事，这样

的话，我都去告诉人吗？”说着，又向她道了谢，然后回家。

这时，已有十点钟了。落霞的主人赵重甫，已经起来了，正披了大衣，吩咐包车夫拉车，要去上衙门，一见落霞回来，便正着脸色向她道：“你今天买菜，怎么去这样久？事情都没有人做，你太太叫了你好几遍了。”落霞听了这话，赶忙提了菜篮子进厨房。女仆杨妈，抄了两手，坐在灶前烤火。便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今天去这样久，有许多事，我都替你作了。阎王婆等着你温牛乳喝，还不上前作去。”落霞道：“我今天……”杨妈道：“你不必和我说了。你赶快作事去是正经，有什么大理，和阎王婆说去吧。”说毕，倒笑起来了。落霞见她如此说，恐怕女主人赵太太有什么要紧的事相找，也未可知。只得拍了一拍身上的碎雪，又伸手摸了一摸头上蓬乱的头发，然后忙向太太房子里来。但是刚走到屋子门口，只听到赵太太在屋子里咳嗽了一声，就不觉胆子向下一落，脚顿了一顿，然后慢慢的挨门而进。一进屋子门，只见赵太太拥了棉被，斜靠了床坐着，手上拿了一支烟卷，很自在的抽着。一见落霞进来，便骂道：“死东西，上街一趟你就忘了回来了。不定偷了我多少钱，在街上买东西吃。你说。你今天为什么去了这样久？”落霞道：“因为下雪……”赵太太也不等她说完，就向她大喝一声道：“下雪怎么样？下雪的时候，不要吃饭了！无论你作错了什么事，你总有话说。”落霞见太太这样批评，就不敢再说什么了。就是赵太太要她作什么事，也不敢去过问，只望了赵太太发呆，两只手放在衣服底下也不好，垂下来也不好，抬起来也不好，两只光手臂，轻轻抚摸了一番，向后退着，靠了一个

桌子角，也不知道怎样好。赵太太瞪了眼睛骂道：“死东西，又变成这种死相了！”说时，弯了腰在床前拣起一只鞋，向落霞劈头抛了过来。落霞将身一闪，那鞋子不偏不倚，拍的一声，反而打在脸上。落霞抽出怀里一块旧手绢，将脸上一块青灰，擦了一擦脸，依然站着。赵太太道：“该死的东西，你怎么又变了死相了，还不把那只鞋子，给我拣了过来，我不要下床吗？”落霞看看那情形，不拣过去是不行，只得一弯腰将鞋子拣了，轻轻的送到床面前，放在踏脚的地毯上。赵太太下了床，踏了自己的鞋子，用手向落霞一推道：“滚了过去吧，我看见你就要生气。”她这一下，推得非常用力，落霞几乎向前一栽。但是落霞对于这件事，不但不恨她太太，反觉的是受了皇恩大赦一样，连忙走了出去。自己心里对于今天失钱的事，却也无所谓，心里先只惦记着，昨天打破两只杯子的事情，今天不知道要怎样的交帐。现在见太太并不追问，这真是平平安安逃出了一个关劫，不能不庆幸了。

出了女主人的房，自己就溜到自己屋子里去。用温水洗了一把手，全手臂抹了一些冻疮药。一张破茶几，当了洗脸架子，就放在一个窄窗户前。在这里，窗户直梁上有一个钉子，挂着了一面一裂两开的镜子，可以照着自己一个不全的影子。自己对了镜子付度了一番，心想：就凭我这种样子，是哪里有钱相，应该给人当丫头奴才的？那个拐小孩子的拐子，只图着几块钱，就害了我一生，今天那个送钱给我的人，不知道他猜我什么人？但是凭我这种衣服，又装出那种可怜的样子，他未必不知道我是个丫头。一想到这里，把原来不很大挂心的事，不由得要细细的玩味起来。心想那个人决计不是

中下等人，是个中等以上的人。常是看见他夹了一个皮包，由这胡同过去，或者由胡同那边过来，似乎是个文墨中人。但是也不象是个学生，有时他穿长衣，也加上一件青呢马褂，或者是个机关上的人吧？那人说话，也带些南边口音，当然不是北边人，也不是个久住北京的人。只管把这个人的情形，细细推想着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影子，影子看着了人，人却没有看着影子，眼睛所看到的，恍惚是一胡同雪，自己站在雪地里呢。她的屋子，便是杨妈的屋子，她不过有一扇小门板，搭了一个小铺，住在一边罢了。

这时，杨妈进来了。先还不曾注意，以为她在照镜子，后来见她老对了镜子望着，不曾离开，这事可有些奇怪了。因道：“喂！你在做什么？早上的事，你做完了吗？为什么老望着这面镜子？”落霞这时才醒悟过来，笑道：“我告诉你一件事。”只说了这七个字，向着杨妈摇了一摇头道：“算了，我还是不说吧。”杨妈道：“去吧，去作事是正经，哪个要听你那些不相干的话。还有好几间屋子里的地，不曾扫呢！”就在这时，早听得有人叫了一声落霞。杨妈道：“你瞧，大小姐在叫了，就是她屋子里的地还没有扫，你真不怕她麻烦吗？”落霞也来不及和杨妈说什么，已是飞步向赵小姐屋子里而去。这赵小姐芳名婉芳，为人却又是一样，不婉不芳。这时她坐在一张梳妆台面前，已是梳洗完了，两手正调着香粉，满脸的搽抹，在镜子里看到落霞进来，回转头，恶狠狠的对她瞪了一眼道：“你还记得到我这里来？这样冷的天，炉子里的煤，添一回你就想了事。”落霞料着是叫来向铁炉子里添煤，一看盛煤块的铁斗，已是空了，就提了煤斗，要去装煤。婉芳道：“谁要你忙着去装煤，给我倒一

杯热茶来。”落霞听说，于是放下了煤斗，给小姐倒茶去。倒了一杯热茶，两手捧着，兢兢业业，放到梳妆台上。婉芳右手拿了一把小牙梳，正在梳理她额前的刘海发，左手拿了茶杯的把子，很随便的将这杯茶向嘴里送，只呷了一口，“哟”了一声，将杯子向下一放，骂道：“叫你倒热一点的，你就倒这样滚热的，把我的舌头都要烫焦了。”落霞不敢作声，只呆在一边。但是她将刘海梳了几下之后，慢慢的也就把这杯茶喝下去了。因道：“我要看报去，把我桌上的东西，给我收拾收拾。那两小瓶子香粉，给我并拢装到那个空的大瓶子里去。这粉要值两块钱一瓶，你不要撒了我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依你。”说毕，她自走了。

落霞见梳妆台上一二十样化妆品，弄得乱七八糟，只得慢慢的清理了一番。清理过了，留着两个香粉瓶子在一边。真怕装粉的时候，会把粉撒了，因之先拿了两张干净纸，铺在桌上，然后在妆台屉子里，取出了个银挖耳扒子，对着那纸，将粉由小瓶子里，缓缓的向大瓶子里灌。手里装粉，偶然一抬头，看见那面大圆镜子里，自己的影子，这比自己那面破镜子照的更清楚了。情不自禁，用手指头蘸了一点香粉，就要向脸上擦。手指刚挨到脸，连忙放下来，自己心里自骂道：“还高什么兴，打算擦香粉？知道了，不打也要挨一顿重骂。擦香粉，你这脸配吗？”想到这里，又不免再向镜子里，仔细看看自己的脸。看过了一番，觉得自己虽不怎样美丽，然而以小姐而论，她是一张马脸，而且皮肤也很黄，她每天几次用脂粉和润皮肤的化妆品去搽抹，也未见得美。她知道自己是马脸，把前面的刘海发，梳得长长的，来盖住她脸的长度，这也不算什么特出心裁的装饰。她是今天这样一

件新衣，明天那样一件新衣，只拣新式样做，居然有人称她美丽，她自己也很自负。天下的女子，没有不觉得自己长得美丽的，有衣服穿，有化妆品用的小姐们，在“美丽”两字上，还要自加上“特别”两个字，纵然有缺点，她也以为那可以掩饰过去，无关大体的。象当丫头的，就不然了。一天到晚，受人家的糟蹋，自己也觉头来不及梳，衣服来不及洗，总是让人说着寒酸。设若我也是人家的小姐，现在正是鼓儿词上的话，年刚二八，换上好衣服，配上好化妆品，我们小姐这样子总也有，何况我就比她小个四五岁哩！咳！这样好的青春年少，我就是捺着煤烟，裂着手臂过去，说起来真也可惜。人生一世，草生一春……“啪”的一声，手上拿的那小玻璃瓶，也不知怎样的会脱了手，向地板上一落。玻璃瓶子打碎了不要紧，若是把香粉泼了，这可不得了。立刻打断了一切的念头，一阵阵身上冒着冷汗，正是：

已到情天将蓄候，不经意处有愁来。

第二回 淮帕心深情人劳素手 追踪路渺戏雪蹴蛮靴

却说落霞正在调弄香粉，想到了自己的年岁与身分问题，只管出神，不觉把玻璃瓶落在地板上了。连忙弯腰一看，所幸瓶子是装满香粉的，虽然跌落下来，还只跌了一道纵的裂痕，未曾破开，连忙拣了起来，匆匆忙忙，换个玻璃瓶装了。这个玻璃瓶子，不能让大小姐看见，便揣在衣兜里，以便等到出门时，丢到大街上去。大小姐也因为她的表弟朱柳风要来，将小书房里检点了一番，拿了一本新出版的翻译小说，坐在沙发上看，落霞慢说是打碎了一只小玻璃瓶子，就是打碎了她再大些的东西，她也来不及过问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大门外按着电铃响，婉芳连忙喊道：“落霞落霞，开门去，开门去。”她一面说着，一面跑进来找人。落霞听到她那样急促的呼声叫去开门，便知道是朱家表少爷来了。因为这样两种暗号，可以识别，第一是那铃声响的非常长久。第二是婉芳来叫去开门，因为若是别人来了，小姐是绝对不去注意的。落霞抢着去开门，婉芳也抢着到书房里去。刚是坐下，拿起那本小说，便听到外面皮鞋响声，是表弟到了。分明听到他拉着门，已是进来了，却把两只眼睛，死命盯住在书本上，似乎一点也不知道有客进来似的。柳风道：“真用功呀，人进来了都不知道。”婉芳一抬头，“哟”了一声道：“这真对不住，我看书看糊涂了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站起身来，将书向沙发上一扔，伸了一个懒腰，向着柳风

笑道：“外面大雪停了没有？天气冷得很，我怕你不会来的呢。”柳风笑道：“我从来不肯失信的，说了来我准来。”婉芳道：“那末，可以奖励一下子，就在我这里吃午饭吧。我叫他们给你蒸上一腿南京鸭子，再搞上一个火锅，好不好？”柳风沉吟着道：“照说是极优待了，但是我十二点多钟，还约会了一个朋友，恐怕来不及在这里吃饭了。”婉芳道：“你既然有事，那就不敢强留了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坐下来，懒懒的把那本书又捧起来看。柳风笑了一笑，便道：“我去看看姑母去。这个时候，也不知道她老人家起来没有。”他说着，自向上房里走。

赵太太坐在堂屋里，围了炉子坐着，看到玻璃窗外院子里的雪，已经慢慢衰微下来，落的不是那样大，便道：“咳！可惜一场雪，只下了七八成，再下一两个钟头大的，这雪就好看看了。”柳风一推门进来，赵太太见他穿了格子花呢大衣，脖子上围了一条白绒绳围巾，便道：“你不是到书房里去了吗？怎么大衣也没有脱？”柳风道：“我就要走的，由门口经过，顺便进来看看。”赵太太道：“下雪的天，在家里烤烤火多好，就不必到处乱跑了。”柳风笑道：“做男子的，哪里能够象太太小姐一样，可以平平安安在家里烤火？”说到这里，杨妈进来了，笑道：“表少爷，这样冷天，还是穿中国衣服好，西装受不了呀。”柳风道：“我穿了西装，也就不觉得冷了。”杨妈抿嘴笑道：“既是不觉得冷，为什么不脱大衣呢？”柳风道：“我就要走的。”杨妈道：“那不好，你要吃了午饭去。小姐给你预备了咸鸭子，又预备下了火锅，你不吃了去，太对不住人了。”柳风道：“落霞怎不来说话，她一开门，就不见了。”再要说时，婉芳进来了，对